

英美首脑决策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韩永利

日本在全面侵华战争之前,由于英美首脑决策人物对日本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以及对苏联与中国革命的偏见和相互之间的猜忌,无视中国抗战的战略地位,因而对日本没有采取强硬的措施,未能组建远东集体安全体系,丧失了阻止日本法西斯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时机。这些都是英美决策者在战略上的短视和对形势的错误估价而作出错误的决断所导致的。

1937年,日本侵略者发动“七·七事变”,挑起了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这是日本继“九·一八事变”后,以武力手段对英美建立的华盛顿体系的全面冲击,标志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旧有远东格局的彻底瓦解。自此以后,德意日法西斯加紧勾结,相互利用,使欧亚战火不断扩大升级。对造成这种恶劣后果种种原因的广泛研究和探讨中,起举足轻重作用的英美首脑人物的决策,自然是必须重视的课题。即是说,他们对日本法西斯发动侵略危险性的认识,对世界形势以及发展趋势的估价,由此而导引的政策实施,应该成为人们研究所关注的重心。

发动野蛮的对外战争,以期夺取远东乃至世界霸权,是日本法西斯的既定国策,打击目标首先指向英美势所必然。

早在20年代,日本就订立了对外侵略的总纲领,1927年,日本田中义一内阁根据“东方会议”其中明白无误地将英美作为攻击对手:“若夫华盛顿九国公约,……乃英美富国欲以富力,征服我日本在支那之势力,……无一非英美打倒我日本之策略也。”^①20年代末,拥有广阔势力范围与既得利益的英法美等国纷纷建立“经济圈”。日本在太平洋区域与英美竞争步履艰难,急欲以武力打破现状。日本军国主义者明确说,世界斗争无非是“富足”(have)的民族和“贫乏”(have-not)的民族之间的斗争,这种斗争是在极不平等的基础上展开的,假如这种不平等不能予以矫正,“富足”者坚持拒绝将已获得的特权转给“贫乏”者,那末,“除了战争之外,别无他法。”^②这是日本用军事行动来重新瓜分世界野心极其鲜明的表露。1935年,日本财阀叫嚣:“以军事力量确保东洋市场。”^③1936年,日本进一步把“向南方海洋方面发展”定为国策^④。从日本总纲领和战略意图中我们可以看出,侵略中国只是日本争霸战争中的第一步,目的在于寻求未

来扩大战争中的“立足点”^⑧，而在迈出这一步的同时，日本作好了与英美为敌的充分准备。日本与英美的战争冲突必不可免。

一般说来，战争祸水首先是朝实力薄弱的地域蔓延。面临日本的挑战，同属于“现状维持派”的英美则处于极为不利的态势。

30年代初的大危机中，英国工业产值在资本主义工业中所占的比重从1913的14%猛跌到1929年的9%^⑨。铁产量下降了27.5%，钢产量下降了46%，造船工业下降了91%^⑩。从1929年到1933年，美国全国工业生产下降了55.6%，危机最严重的时候，钢铁工业仅开工15%^⑪。

经济的衰退必然影响到军事上的战争准备。一战后，军事力量本来就很虚弱的英国无法大规模重振军备。据统计，1932年是英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防务开支最少的一年。由于海军实力有限，一战中集中于本国海域的太平洋舰只无法重返远东。当时任财政部长的张伯伦说：“我们肯定经不起重建我们的作战舰队。”^⑫新加坡是英国在远东的主要军事基地，但在30年代，英国当局承认：“作为舰队、燃料、原料供给的中途口岸，新加坡不足以对付日本的攻击。”美国可谓是太平洋上唯一能同日本争雄的国家。但是军备发展缓慢。从1922年到1935年，美国陆军现役人数只在14万人左右徘徊，仅达到1920年“国防法”规定人数的一半，而且装备陈旧，缺乏训练^⑬。胡佛时期，美国政府将扩张性军备收缩为防卫性军备，并一度放弃视日本为“假想敌国”的军事战略^⑭。1932年，美国总统胡佛将海军裁减从1/4增至1/3，甚至放弃了6艘新驱逐舰的建造。^⑮罗斯福执政后，提出大规模扩充海军的提案。由于国会反对，1938年才通过《文森海军法案》。1934年5月，驻守马尼拉的美国陆海军司令联名向上司提出：对付日本的“桔色计划”不可能实现。罗斯福承认，“同日本海军相比，美方取明显劣势。”^⑯从北部阿拉斯加，经中部的中途岛到南部的西萨摩亚的帕果帕果岛，曾被美国视为在远东的“生命线”，关岛和菲律宾是富有重要战略价值的岛屿，但是，美国一战以后几乎没有在这些地域设防和增防^⑰。也就是说，美国在太平洋上不仅没有一套所谓“进攻型”的战争体系，就连“防卫型”的体系也未建立。

与英美情况截然相反，1931年到1936年，日本军费支出增加了一倍以上，在国家总支出中所占比重从30.8%上升到47.2%，6年中国家用于发展军事支出达70亿日元。从1934年到1937年，日本军队总人数达到107.8万人，增加了一倍以上。1930年，日本海军发展速度就超过了英美，达到华盛顿海军会议所定比率的96%^⑱。到了1936年，日本海军主力舰吨位增长了45%，而同期英美主力舰却分别减少了5%和12%^⑲。日本为了实现其“海洋政策”，20年代就把它委任统辖的南洋群岛变为军事要塞。很明显，在同日本的对峙中，英美处于不利境地，其受到日本攻击的危险性，较之苏联相比更大。可以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前，日本是选择了实力不足的英美作为打击对象：进攻中国东北，向中国华北渗透，退出国联，废除海军条约等等，都是日本向英美疯狂挑战的具体表现。

诚然，日本所从事的战争是与世界人民为敌的战争，发动和扩大这种战争，日本有着致命的弱点。从战略上看，北有苏联，南有英美，中间有辽阔的中国大陆；从经济上看，日本的重要战略物资来源于美国。正因为如此，日本才采取先打中国的方针，获取中国的资源，摆脱美英束缚；占据攻击英美以及威逼苏联的战略基地。在侵略中国的每一步中，特别在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前，日本并非随心所欲，极为害怕英美的“干涉”与苏联的介入，因此运用渐进渗透的方针。在外交上，日本则采用纵横捭阖之手段。1932年8月27日，日本内阁会议指出：日本面临的形势“今后也包藏着许多难关”，需“努力利用各国间的友好关系。”^⑳1936年日本四相会议提出的外交方针是：“目前要尊重美国对华通商上的利益，”“对欧洲，调整日英关系。同时以日、美间经

济上的相互依靠关系为基础,力求增进亲善关系,并竭力使它不阻挠帝国实现东亚政策。”^⑧可以证明,日本在实施侵略政策的过程中并非一味骄横,而是顾虑重重,中心点就在于怕英、美、苏联合反对它对中国的侵略,从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干扰它实施霸权计划。英美不乏有识之士,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敏锐看到,日本进攻中国实际上“是法西斯的挑战”;制止日本,就应“全力支援中国”,“经济制裁日本”。中日全面战争之前,他向美国国务院大胆提出:“联合苏联,组成中、苏、美、英对日统一行动阵线。”^⑨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爆发前后,英美特别是美国政府内部有一部分官员强烈主张对日制裁。然而这些真知灼见当时未能被英美决策当局所接受。正如历史向我们展示的那样,在日本下定决心全面侵华之前,英美不仅没有采取积极措施促成远东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甚至不能容忍地对日本脆弱的经济输血,纵容了日本的侵略。在总结后果时,胡佛政府的国务卿史汀生坦率指出:如果没有美国的援助,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是不可思议的,而且很快就会停止。”^⑩罗斯福政府的副国务卿韦尔斯承认:日本经济主要依赖于美国 and 英国的市场,“如果失去了这些市场,它便不可能指望继续前进。”^⑪某些西方历史学者认为美英正是在这一期间失掉了制止日本侵略的“机会”^⑫。我们姑且不谈抓住这个机会是否就一定可以阻止日本侵略者的脚步,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英美的积极措施至少可以打击日本法西斯的嚣张气焰,为反法西斯斗争创造有利条件。那么,是什么因素促使英美决策是消极而不是积极的呢?原因自然很多,但其中极为重要的一条就是英美当局对世界总形势的错误估价和认识。

二

随着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世界总形势向着侵略与反侵略的方向急剧移转,法西斯成为世界人民的主要敌人。形势的根本变化要求受到战争威胁的国家、民族和人民,特别是决定政策的人们在战略观念上进行调整,以利于打击法西斯这个总目标。但是,由于历史条件和思想观念的制约,英美首脑对法西斯发动大战的危险性和野蛮性认识不足,因此无法看到建立制约日本侵略步伐的统一战线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从而忽视中国在反法西斯侵略战争中的战略地位。

应当看到,富有极大侵略性的日本法西斯的出现并非是一种偶然现象,它是日本军事封建帝国主义肌体内部孕育出来的毒瘤。这种特性决定了它必然要以极其野蛮的方式疯狂地向外扩张。尽管日本军政首脑在侵略步骤、程度以及时机选择上有不同意见,但总的战争轨道决不会改变。然而,英美决策人物的认识却不同,他们无视日本已经开始的武力战争的事实,盲目寄希望于日本统治集团内部的所谓“自由派”,“稳健派”,“亲英美派”,甚至对日本侵略中国抱同情态度。这种观念在中日全面战争爆发期间更为突出。

“九·一八事变”时期,英国政府官员在分析日本动向时认为,日本军方不可能控制政府,日本最终会清除好战的将军们,转向自由派官员,从而放弃侵略中国的政策,如果对本采取强硬立场,只能加重极端分子的比重,使民众转向他们一边^⑬。美国驻日大使格鲁在给国务院的电文中认为,“处理中日争端,必须克制。……有一点压力,不论是军事的或经济的,我相信都会促使(日本)全国团结成为军部的后盾,以致完全压倒稳健派势力……。”^⑭史汀生在9月23日的日记中写道:“我们相信,日本议会政府和外务省是可以控制局面的。”^⑮1933年就任美国国务卿的赫尔在《回忆录》中写道:“日本外交官一有机会就向我们表示,日本有两种因素:一种是开明的、和平的文官势力;另一种是军方的扩张主义势力”^⑯。因此,赫尔一直寻求“防止日本出现最糟糕的局面”,避免刺激日本。由于英美上层人物对日本抱有幻想,自然不会采取强硬措

施对付其侵略行径。他们思想的根源是殖民主义者的立场和资本、贸易扩张者的态度。英国驻日大使认为,日本进兵中国东北是可以理解的,“满洲”之于日本,如同爱尔兰和埃及之于英国。”^②美国国务院远东事务官员同样荒谬地认为:日本进攻中国,无非是因为其市场太狭窄,如果满足了日本的需要,它自然也就止步了。当日本占领了中国东北继而染指华北时,张伯伦竟安抚日本:“我们不想作任何有损于你们对华贸易的事”^③。

英美统治当局对未来的敌人抱有幻想和同情,对未来的盟友则怀着偏见。日本进攻中国东北,英美以为它开始了进攻苏联的步骤。英国总参谋长,米勒指出:“日本对‘满洲’控制的扩大比不可避免的另一种结果——苏维埃影响的扩大对英帝国的危害要小。”^④格鲁为日本辩解:“日本许多当权人物虽曾助长侵略行动,却抱有自以为防御的心理”;“我坚持认为他们的力量是扎根于一种防御的态度,即恐惧俄国,担心日本的安全。”^⑤胡佛说得更直截:“如果日本人对我们公开声明说:我们不能再遵守华盛顿协定,……除了北方和布尔什维主义的俄国接壤外,还要处在可能布尔什维化的中国的侧面,那就使我国的生存受到威胁,所以,请你们给我国恢复中国秩序的机会。如果他们向我们公开声明这一点,我们也许就不能提出异议了。”^⑥日本在中国大陆步步南下之时,格鲁还忧心忡忡地担心日本会陷于中国,无力攻击苏联^⑦。英国艾什尔爵士则在上院公开表示,英国必须使日本的扩张不是向南而是向北^⑧,美国国务院中持强烈反苏态度的东欧司直到37年才被撤销^⑨。偏见必然导致战略判断上的失误。美国军事参谋部一直认为日苏之间的冲突大于日美之间的冲突,寄希望日本“北进”,因而延误了太平洋上的备战措施。这种“错觉”在某种程度上一直延续到珍珠港事件前夕^⑩。苏联曾多次表示愿意同英美组成远东集体安全体系共同对付日本,都遭到英美的拒绝。1933年,斯大林曾对首任驻苏大使布利特表示,希望同美国签订某种反对日本在亚洲扩张的协定,结果被美国断然回绝^⑪。“七·七事变”期间,苏联曾呼吁西方国家一道制裁日本,亦遭到英美的冷遇^⑫。日本正是利用了这一点,打着反苏反共旗号,一步步实施侵略步骤。日本驻英大使吉田茂在谈到“反共产国际协定”时承认:“这个协定骨子里是和德意联合起来,同英法及美国抗争的。”^⑬历史证明,反共是战争贩子掩盖其罪恶目的的骗局,英美决策者们正好成为受骗的首当其冲者。

如果说英美不能与苏联协同反日是出于政治偏见的話,那末,英美自身应是同舟共济的伙伴。然而,他们长时期内在对待日本侵略的问题上彼此猜忌,步调不一。原因在于英美的传统矛盾和经济争斗。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为了获取远东控制权,拆散了英日同盟,利用经济优势,向英国远东势力范围发动频频攻击。英国一度将美国视为主要潜在之敌,尽管30年代初期它把美国从敌国中删除,但仍存有极大戒心。在对付日本威胁上,英国一方面想利用美国,另一方面又认为美国“不可靠”,要时时提防美国“暗箭伤人”^⑭。因此,英国宁愿与日本妥协,也不愿意与美国进行强有力的合作来对付日本,一度还想返回英日同盟的状态。1934年,英国提出与日本订立互不侵犯条约。英国外务大臣西蒙说:“我们应该缔结,日本想要什么作回报呢?承认‘满洲国’算是等价交换了吧?”^⑮美国自然不愿看到英日再次接近,激烈反对英日重新勾结。1934年11月,罗斯福指示戴维斯让英国知道,如果英国宁愿同日本交往而疏远美国,那么美国将拉拢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使大英帝国的自治领清楚地认识到它们的未来是同美国人在一起的。”^⑯但是美国仅仅是担心“英日同盟死灰复燃”,“破坏华盛顿条约所确定的亚洲微妙均势”^⑰。因此,美国对日本侵略中国持消极观望态度,认为日本首先打击的是英国,美国在华贸易不及英国的1/4,不必为英国“火中取栗”^⑱。当日本国内大举进行反英宣传时,格鲁则在日本津津乐道地大谈美国与日本“相辅相成”的友善经济关系^⑲。日本对英美矛盾了如指掌。日本官员分析说:即使日美发生冲突,英美之间的合作也是不可能的,美国不会为英国去冒险,英

国也不会为美国去冒险^④。这种说法至少在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前得到了证实。

英美对苏联的敌视态度和英美相互间的不信任,只能策应日本的分化政策,为日本实施“大陆政策”提供良机。

中国是打击和制约日本侵略的首要阵地,然而直到1938年日本攻占海南岛时,英美都未能从战略的高度来认识中国抗战地位问题。在他们眼中,中国只是经济角逐的场所。在某阶段英美对日本表现出的所谓强硬态度,也仅仅是出于日本行动违背了它们共同控制中国的原则。大多数美国的政府官员竟认为中日战争只是“国内战争”(Civil War),即便帮助中国经济,也只是为了“今天和将来为美国提供广阔的市场。”胡佛曾公然宣称:“美国在中国没有任何值得去冒战争危险的东西。”^⑤美驻华公使詹森也露骨地说:“我们更感兴趣的,不是中国的独立,而是现在和将来我们自己在太平洋上行动的独立性。”^⑥尽管美国没有承认“伪满洲国”,但它在“伪满”的投资在1939年以前始终占据第三位。美国当时就有人批评说,美国的投资实际上是帮助日本人排挤美国的在华资本^⑦。英国认为只要保住自己在中国的势力范围,与日本妥协也在所不惜。1933年日本占领中国热河,退出国联后,英国为了加强与日本在中国的经济争夺,曾派李兹罗斯到中国解决“经济重建”的问题,但目的很清楚,如李兹罗斯本人所说:“只要有一段和平时期,……中国就会成为我国制造商最大最好的市场之一。”正因为英美统治者无视中国在抗击日本斗争中的地位和作用,1936年以前,对蒋介石政权大肆围剿未来抗战的中坚力量中国工农红军持默许态度。甚至认为,“共产党被消灭了,蒋介石就可以把注意力转到华北的日本人身上了。”^⑧“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国军民团结对外,英美的首脑们居然大肆嘲弄、贬损中国抗战。英国首相张伯伦说:中国抗战“已经濒于崩溃。”美国一部分军方首脑持同样看法:“也许一年内,国民党政府就会被一个日本傀儡政权所取代,那时中国就会变成一个大满洲国了。”^⑨罗斯福是较有远见的政治家,但是,在美国还未受到日本南进的直接威胁时,中国在他心目中并不重要。在日本全面侵华迫在眉睫时,苏联政府向美国表示,希望美、英、苏、中等国采取集体行动维护远东安全,罗斯福回答:“条约是靠不住的,主要的保证是强大的海军,……我们且看日本人是否经得住海上竞争。”^⑩日本南进政策确立之前,罗斯福唯一重视的问题只是如何维持太平洋区域的现状。这样,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期间,中国几乎是独立地在远东承担着抗击日本法西斯的重任。如果不是中国自己调整了内部矛盾,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击和延缓日本侵略祸水,英美其后在太平洋上处境会更糟。

英美决策者们战略上的短视和对总形势的错误估价,使英美自己在日本咄咄逼人的攻势面前优柔寡断,并作出错误的决断。

三

英美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期间具体政策的实施分为三个阶段,即:“九·一八事变”时期;日本侵略华北时期;“七·七事变”时期。从总体上看,在日本实施“大陆政策”的关键阶段,英美的对日政策是沿着妥协轨道运行的。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侵略中国的第一步,开始向华盛顿体系提出挑战。英美对日本采取了姑息容忍的态度。事变发生后,英国驻日大使林德利认为“冲突”的发生是因为“中国人不断的破坏日本的地位。”^⑪因此,英国无视侵略和被侵略的事实,促使国联理事会于9月22日通过决议,要求中日双方停止一切冲突,撤退军队。英国甚至极力阻挠中国代表提出援引国际盟约第16条对日本实行制裁的主张。西蒙竟然对中国代表说:“我们所取的政策是对日本和解,

……我们不想制裁。”^⑧英国支持国联于12月10日派出李顿调查团“调查当地一切能危及国际关系，破坏中日和平，或一切足以影响中日两国友谊之事件。”^⑨日本清楚，此举仅仅是“给中国一付镇静剂，给所有其他国家一个脱身的后门。”^⑩美国态度表面强硬，提出“不承认主义”，其实妥协程度并不亚于英国，1931年10月胡佛在讲话中公开表示同情日本，说“我始终反对任何制裁。”^⑪美国公使詹森解释这种立场时向中国政府声称：那样做会破坏日本的经济，从而危害美国的对日贸易^⑫。胡佛主张只能用“道义”的方法唤起舆论的对日压力^⑬。史汀生则把“不承认原则”称为对日本的“心理战”，吓一下日本。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指出的，这种作法除了一无所获外，别无它得。他引用英国爵士卡赛尔的话总结说，“如果我们依赖的是舆论的话，那末，我们全部的错事均在于此。”^⑭

事实正是如此。日本在发动“事变”以前还未曾试过“集体意志”的力量，英美的反映表明不仅没有所谓“集体意志”，就连起码的强硬态度和措施也没有，反而使其夺得了全面侵华的重要战略地势和资源供给地。英国一位官员后来回忆说：“如果在日本军国主义恶性膨胀前要由外部干涉遏制它的话，那末日军进入满洲屯（中国沈阳）时是很好的时机。”^⑮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因为日本进攻中国东北的时候还不具备打大仗的能力，极为害怕西方国家和苏联的联合干预。“事变”第二天，日本内阁紧急会议还决定了“竭力不使事态扩大”的方针^⑯。英美决策者目光短浅，殆误良机。

完成对中国东三省占领之后，日本向中国华北进逼。这是挑起全面侵华战争的第二步。这一时期，日本企图独霸全中国的野心暴露无遗。这就加深了英美同日本的矛盾。为了维护在中国的传统利益，英美在经济上加强了与日本的竞争，向中国提供了一些经济和技术援助。但由于英美援华的目的极为狭隘与自私，不仅程度有限，而且引起中国经济的混乱，不足以使中国有效的抗击日本。而从总体上看，英美的政策也没有脱离妥协的轨道，特别是害怕与日本发生任何形式的摩擦。1933年罗斯福就任总统后马上宣布，不准备鼓动对日本实行制裁^⑰。1934年4月日本发表“天羽声明”，明目张胆地表示：“其他外国或国际联盟对于中国实行利己本位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按一位英国学者的说法，这种矛头指向英美的“声明”是一个“试探性的气球”，看诸列强在保护其在中国的利益问题上走多远^⑱。英美对日本分别提出了咨询，但总的反应温和。英驻日大使林德赛告诉日本外相广田，倘“天羽声明”的目的是反对他国帮助中国抗日，则请日本放心，“英国政府决无此意。”^⑲美国国务卿赫尔尽管表示了不满，同时又安抚日本，希望美日之间“以十分友好和互相谅解的方式共同工作，”表示美国将“走一半的路去迎合日本政府”^⑳。美国国务院远东司根据赫尔旨意提出方案：美国不必再贷款给中国；必须劝阻美国公众提出的给中国政府当军事顾问的要求，反对美国在中国军事人员支持或参加抗日行动；严格控制对中国的武器、军需品的供应，美国对华经济援助应严格遵循美日友好原则。^㉑摩根索曾提出给中国5亿美元贷款以稳定其财政，但罗斯福赞同赫尔意见，唯恐与“天羽声明”发生冲突，否决了摩根索的建议，并表示“赫尔走多远，我就走多远。”同时指示赫尔，避免参加其他国家的援华活动^㉒。1932年到1936年，美国对日本的出口超过了整个南美洲。美国对日本出口的战略物资和原料占美国总出口的1/3。1936年到1937年间，美对日石油和废钢铁的输出增加了将近一倍^㉓。英国则一直在寻求与日本的政治妥协，希望能使日本重新回到国联。“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国局势向积极方面好转，英国外交部官员却认为“事变”增大了中日冲突的可能性，对英国的不利程度并不亚于日本^㉔。张伯伦1937年上台后，全力促使与日本订立互不侵犯条约，准备拿中国东北作交易。中国政府官员明确指出，这是想“牺牲中国”^㉕。美国尽管不同意英国的提议，但提出所谓“太平洋区域中立化”的方案。^㉖其妥协意图与英国异曲同工。

英美的对日政策,使日本在中国华北地区的经济渗透得到长足发展。到1936年,日本控制了占中国铁矿总产量的83%、生铁80%^①,为发动与扩大全面侵华战争奠定了雄厚基础。

英美对日妥协态度到中日全面战争初期也没有改变。赫尔于7月16日指责“中日双方武装冲突”打击了“和平和世界进步事业”,表示美国“支持以和平手段解决一切国际纠纷”的立场。德意日求之不得,马上表示赞同。葡萄牙一针见血地评论说:“声明反映了那种用含糊的公式以求得解决严重的国际问题的习惯。”^②10月,罗斯福总统发表了“隔离”演说,其实,他“并不想通过他在芝加哥的声明,让全世界都来加强对日本的制裁或采取陆、海军行动”。他甚至说:“‘制裁’是难听的字眼,它已被抛弃了。”^③前些年史学界有论者认为“隔离”演说是美国改变对日本的绥靖政策的标志,更有论者把改变期限向前推移,有的干脆否认美国对日本侵略中国曾采取了妥协纵容政策,这些看法确实值得商榷。罗斯福政府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期间对日政策不管出于什么动机,处于何种特定的历史环境,或者由于来自哪方的压力,美国未对日本实施任何制裁手段是事实,并自愿吞下“帕奈号事件”的苦果;大幅度增加了对日战略物资供应也是事实。对于“现购自运”政策,连罗斯福自己后来也承认“这在太平洋方面的实施是大错特错了。”^④这决非是无意识的错误。强硬派摩根索等多次提出“经济制裁”,并且拿出具体方案,都遭到罗斯福的拒绝^⑤,说明罗斯福的主导方针政策仍是不刺激日本。英国基本上是在美国后面亦步亦趋,妥协绥靖的态度更加鲜明。1937年11月,九国公约缔约国(除日德外)在布鲁塞尔召开讨论远东局势的会议。在此之前,英国多次试探美国,看能否愿与英国一道采取对日强硬措施,美国明确表示不愿“充当一个不是心甘情愿的领袖。”^⑥英国亦宣称“决不带头行动”^⑦。中国国民党政府寄希望于与会诸列强制裁日本的幻想彻底失败。这次会议无结果的内涵绝非仅限于中日战争,它预示了法西斯迈向世界大战的步伐已临近。

英美政府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期的政策,是英美决策当局对世界局势及发展趋向错误估价的具体体现。这种政策的结果,只能促使侵略者胆大妄为,肆无忌惮地炫耀武力,是日本敢于挑起全面侵华战争的重要原因,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未能避免的重要原因。这种政策的彻底扭转,英国是在被德国法西斯逐出欧陆,被迫困守孤岛之际,美国则迟至珍珠港事件发生前不久,而对于这段使世界人民付出沉重代价历史的再认识,则一直延续至今。

注 释:

① 魏宏运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编》第3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36—537页。

②④⑤ 伊恩·尼希:《英日关系的疏远,1919—1952》,剑桥大学出版社1952年版,第81、59—60页。

③ 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595页。

④⑦⑧⑨⑩ 复旦大学历史系编译:《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36—137、141—148、199—203、181—186页。

⑤② 菲斯:《通往珍珠港之路》,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50年版,第9页注释,第一、二章。

⑥ 樊亢等著:《外国经济史》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2、78页。

⑦⑧⑨⑩ 维戈斯基等著:《外交史》第3卷下册,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87、47、902、897页。

⑨⑩⑫ 巴特莱:《英国外交政策文件集,1919—1939》,伦敦1965年版,第4卷第267号、第8卷第20号、第8卷第503页。

⑩ 美国统计局编:《美国历史统计》,纽约1976年版,第1141页。

⑪ 肯尼斯·丁·哈格恩:《在和平与战争中——美国海军史》,康涅狄格州1978年版,第230页。

⑫ 艾尔拜恩:《海军政策的制定者们,1798—1947》,华盛顿1950年版,第488页。

⑬ 伊得盖尔·尼克松:《罗斯福与外交事务》,剑桥大学出版社1969年版,第370页。

- 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 冈本, 博格:《作为历史的珍珠港事件》, 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1973 年版, 第 174、264 页, “军事文件集”第 2657 号, “国务院的作用”, “商务部和财政部的作用”, “胡佛, 罗斯福与日本”, 第 386—391 页, “国务院的作用”, 第 272—280、109、346、372、92 页, “财政部的作用”。
- ⑳ 樊亢等著:《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简史》, 人民出版社 1973 年版, 第 331—335 页。
- ㉑ 刘泽:《窥测世界霸权, 1937 至 1941 年美英海军合作》, 北卡罗林纳州立大学出版社 1977 年版, 第 161 页。
- ㉒ 瓦里科夫:《苏联和美国》,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66 年版, 第 243 页。
- ㉓ 莱克拉斯·罗兰德:《从中国撤退, 1937—1941 年的英国远东政策》, 纽约 1976 年版, 第 142 页。
- ㉔㉕㉖㉗ 格鲁:《使日十年》, 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版, 第 70—76、92—93、224、103 页。
- ㉘㉙ 莫利森:《混乱与传统》, 纽约 1964 年版, 第 314、317—318 页。
- ㉚ 巴巴拉·塔奇曼等著:《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上册, 商务印书馆 1984 年版, 第 208 页。
- ㉛ 路易斯:《英国的远东战略, 1919—1939》, 牛津 1971 年版, 第 6 页。
- ㉜㉝㉞㉟ 特罗特:《英国与东亚, 1933—1937》, 剑桥大学出版社 1975 年版, 第 6、84—87、196—197、199—203 页。
- ㊱㊲ 克里斯托福·索恩:《外交政策的限制》, 麦克米伦公司 1973 年版, 第 358、146 页。
- ㊳㊴ 史密斯:《1931—1933 年的远东危机》, 纽约 1948 年版, 第 149—150、206 页。
- ㊵ 伊万诺夫:《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国际关系概述》,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59 年版, 第 42 页。
- ㊶ 约瑟夫·戴维斯:《出使莫斯科》, 纽约 1941 年版, 第 141—142 页。
- ㊷ 《历史的见证》, 苏联外国书籍出版局 1948 年中文版, 第 44 页。
- ㊸ 吉田茂:《十年回忆》第 1 卷, 新潮社 1958 年版, 第 42 页。
- ㊹ 特尔福德·泰勒:《慕尼黑和平的代价》, 新华出版社 1984 年版, 第 9 页。
- ㊺㊻ 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外交政策, 1932—1945》, 纽约 1978 年版, 第 89、145 页。
- ㊼ 美国国务院:《美国外交关系文件集, 1934》第 1 卷, 第 272—274 页。
- ㊽㊾㊿㉀ 博格:《1933—1938 年的远东危机》, 哈佛 1964 年版, 第 77、202—207、94、356—357 页。
- ㉁ 迈克尔·斯克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 纽约 1979 年版, 第 16 页, 第二章。
- ㉂ 华尔脱斯:《国际联盟史》下册, 商务印书馆 1964 年版, 第 23 页。
- ㉃ 迈尔斯:《胡佛的外交政策, 1929—1935》, 纽约 1940 年版, 第 168 页。
- ㉄ 奥夫纳尔:《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因》, 纽约 1975 年版, 第 98—99 页。
- ㉅ 罗伯特·克莱祺:《在日本的假面具背后》, 伦敦 1945 年版, 第 9 页。
- ㉆ 约翰·科斯特洛:《太平洋战争史》上册, 东方出版社 1985 年版, 第 55—56 页。
- ㉇ 刘大年:《美国侵华史》, 人民出版社 1951 年版, 第 146 页。
- ㉈ 《美国国务院文件集》第 711 号, 1934 年 5 月 16 日霍恩拜克致赫尔的备忘录。
- ㉉ 胡华:《中国革命史讲义》, 第 388 页。
- ㊰ 查尔斯·比尔德:《美国外交政策的制订, 1932—1940》, 纽黑文 1946 年版, 第 187 页。
- ㊱ 布鲁蒙:《危机年代, 1928—1938》, 波士顿 1959 年版, 第 159—173 页。
- ㊲ 弗莱德曼:《1931—1939 年英国对华政策》, 纽约 1940 年版, 第 104 页。

(本文责任编辑 吴友法)